

书写共同体：让-吕克·南希与 莫里斯·布朗肖对现代社会的 哲学思考与实践路径

宦宏明

中共昆明市委党校，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13日；录用日期：2025年1月6日；发布日期：2025年1月14日

摘要

本文以让-吕克·南希所著的《无用的共同体》(*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以及莫里斯·布朗肖的《不可言说的共同体》(*The Unavowable Community*)为分析内容，深入探讨在哲学与社会理论领域中“书写共同体”理论的价值与意义。南希通过提出“无用的共同体”这一概念，重新定义共同体的可能性，批评了传统将共同体工具化的观念，并强调其本质在于“在场的显现”与个体间有限性的交互。布朗肖在此基础上对该理论进行了延伸与发展，他以对友谊、爱以及死亡主题的剖析，阐述了共同体永远未完成且无限扩展的特质。本文旨在通过解读这两部经典著作，探究书写作为共同体走出当代共同体困境的可能性路径，并分析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伦理意义及政治应用潜能。

关键词

无用的共同体，书写共同体，南希，布朗肖

The Writing Community: Jean-Luc Nancy and Maurice Blanchot'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Modern Society

Hongming Huan

Kunmi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Dec. 13th, 2024; accepted: Jan. 6th, 2025; published: Jan. 14th, 2025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Jean-Luc Nancy's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and Maurice Blanchot's "The Unavowable Community," delving into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writing community" theory within the realm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Nancy redefines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munity through his concept of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criticizing the tradition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community and emphasizing its essence in the "manifestation of presenc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 finitude.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Blanchot extends and develops the theory by exploring themes of friendship, love, and death, elucid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as eternally unfinished and infinitely expansive. This article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pathways for writing as a means for the community to navigate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of community, while also analyzing its ethical implications and political applicat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two classic works.

Keywords

Inoperative Community, Writing Community, Nancy, Blanchot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共同体理论逐渐成为哲学与社会理论领域的一项关键议题。传统的共同体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基于宗教、国家或文化等因素的封闭性结构。然而,在现代性危机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下,重新审视共同体的内涵与可能性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试图寻找‘不可言明的’共同体的新形式,渴望描绘出一个不受极权主义势力影响的共同体观念。南希和布朗肖都不关注具体共同体的分析,而倾向于关注共同体这个概念本身的全球危机。” [1]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和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作为当代哲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人物,分别通过独特的理论实践对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南希在其著作《无为的共同体》中强调,共同体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功能性的手段,而应被理解作为一种“无为”的开放状态,其本质在于“有限性”与“在场”的显现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布朗肖则在《不可言明的共同体》中,对共同体的复杂特性和永远未完成的特质展开了更为详细的探讨,集中分析了友谊、爱与死亡在共同体理论中的核心意义。他们共同认识到“共同体的现代命运还未被清晰揭示,因为主体形而上学从未摆脱对绝对内在性的渴望。大部分关于主体的思想都会阻碍对共同体的思考,无论这个主体是以个人的形象示人,还是以总体的形式出现。” [2] (p. 97)由此提出了书写共同体理论。

这些思想不仅在哲学领域重塑了共同体的概念,也为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当代社会结构和政治伦理。在当前技术化与孤立化趋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如何以非工具化的方式重新构建人际关系,已成为哲学与社会理论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以“书写”为路径的共同体理论,正为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回应,在伦理和政治维度上揭示了理解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洞见。“南希的《无作的共同体》与布朗肖的《不可言明的共同体》一方面抵抗着同质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将与他异者的关系视为存在之通路或伦理性律令。” [3]他们批判同质化的共同体观,并强调与他者的关系作为理解

自身存在的途径。这两位哲学家认为，真正的共同体应当尊重差异，以伦理性的互动为基础，允许个体在多样性中找到自我，并推动相互间的关怀与支持。

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采用文本解读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对南希与布朗肖的核心概念与关键文本进行详尽剖析。通过对两部著作的理论背景与思想内核的研究，揭示其在共同体议题上的哲学价值。同时，本文还将结合现代社会实际语境，探讨书写共同体的现实意义。文本解读的焦点在于剖析“无为”、“不可完成性”、“有限性”与“书写”等核心概念的理论内涵，而理论阐释则试图将这些思想融入当代社会理论与伦理学的讨论，探索共同体理论的当代适用性与实践可能性。

2. 南希的无为共同体理论

2.1. 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有限性与绽开

有限性与绽开构成了南希共同体的哲学基础，通过承认个体间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南希揭示了共同体在开放与相遇中生成的本质。南希在《无为的共同体》中指出，现代社会对共同体的理解已经陷入功能化和封闭性的困境。他批判传统共同体以本质化为基础，将其视为一种目标明确的系统。他在书中写道：“共同体并不是建立社会纽带的产物，也不是支配自然或他人的工具；它是对共享有限性的显现。” [4] (p. 15)南希明确强调，共同体的本质在于“共享的有限性”(shared finitude)，而非为某种目标服务的手段。这一思想深受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影响，特别是海德格尔提出的“共在”(Mitsein)与“有限性”(finitude)概念。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存在始终是与他者的“共存”，这一关系揭示了人类有限性的重要维度。南希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试图重新定义共同体的意义。他认为，现代性引发了共同体的瓦解，因为现代社会过度强调个体自主性，忽视了人与他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南希的理论对这一危机进行了哲学性反思，强调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关系的显现，而非个体的整合。“共在”是存在的基本条件；它是个体独特性(singularité)相遇并产生共鸣的场域。在南希的理论中，独体并不意味着孤立的个体，而是指每个存在者的不可化约性与独特性。独体是共同体得以构成的前提，因为共同体并非通过抹去差异或实现统一而形成，而是通过承认个体的独特性并使其在相遇中显现。在南希看来，共同体不是通过融合而消解个体特性，而是在每个独体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与他者产生共鸣与互动。正是这种独体之间的关系，使“共在”成为可能，并构成共同体的核心基础。

在南希的理论中，“无为的共同体”是其核心概念。他通过这一术语对传统共同体进行了去构，并重新思考共同体的可能性。南希在书中写道：“共同体不再需要创造任何作品；它本身就是一种‘无为’。共同体由个体间的中断关系构成。” [4] (p. 31)这里的“无为”(worklessness)不是指共同体的无效性，而是拒绝传统共同体通过功能化和目标性定义自身的方式。南希提出，共同体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社会、宗教或政治目标，而是作为一种“中断”的存在。所谓“中断”，指的是个体之间不以整合为目标，而是在相互显现和开放中构成共同体。他进一步指出：“共同体存在于有限个体彼此绽开交汇的交点上。” [4] (p. 35)这表明，共同体的存在基础在于个体之间的绽开与接触，而非对个体的统一或消融。通过去除共同体的工具性与目的性，南希赋予共同体一种开放的、持续生成的特性。

2.2. 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伦理与政治维度

南希的共同体通过伦理上的尊重差异与政治上的去中心化，提供了重建人际关系与应对现代社会孤立化的可能性。南希的“无为的共同体”理论以“有限性”(finitude)和“在场的绽开”(exposure to presence)为核心，强调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共同体的关键。南希认为，共同体的根本特征在于“有限性”。他在书中提到：“有限性并非一种缺失；它是存在的基本条件。共同体的基础不在于共同的存在本质，而在于‘共同存在’” [4] (p. 28)。有限性并非一种消极状态，而是个体通过与他者关系显现的前提条件。个体无法

完全独立存在，而是始终与他者相关联。南希提出，“共同存在”(being-in-common)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统一性，而是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联系。在南希看来，“绽开”是共同体的生成方式。他写道：“绽开意味着以一种既不占有也不消解个体独特性的方式与他者接触。”[4] (p. 40)绽开意味着个体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身，而这种显现既不剥夺个体的独特性，也不试图消解个体间的差异。南希强调，这种绽开关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一种持续的生成过程。南希进一步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共在”：“‘共在’是存在的基本条件；它是个体独特性相遇并产生共鸣的场域。”[4] (p. 42)“共在”是一种动态的、非目的性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个体通过接触和共鸣形成共同体。“法国学者南希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上指认，共同体是过去的，在个人主义时代，共同体是神话的一种。”[5]这种共同体是无为的，因为它拒绝任何预设的目标或统一性要求，而是在个体之间的绽开中不断生成和展开。通过对南希原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无为的共同体”是对传统共同体概念的一种去构与重构。

这种开放性的共同体为现代社会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在伦理与政治领域开辟了新的讨论空间。南希的理论表明，共同体的意义并不在于整合，而在于通过有限性与绽开创造一种持续生成的联系。

3. 布朗肖的不可言明的共同体

3.1. 不可言明性与共同体的哲学内涵

布朗肖共同体中的不可言明性揭示了共同体永远未完成的特质，通过对爱与死亡等极端体验的剖析，布朗肖将共同体定义为一种在断裂与不确定性中持续生成的关系网络。布朗肖在其著作《不可言明的共同体》(The Unavowable Community)中，进一步深化了共同体的探讨，与南希的《无为的共同体》展开了富有张力的对话。他通过对爱与死亡等主题的分析，揭示了共同体的不可完成性，并提出“书写”作为共同体实践的可能路径。布朗肖的共同体理论可以视为对南希“无为共同体”的回应与批判性继承。他在书中指出：“共同体无法被完全实现；它存在于自身中断的空隙中，存在于那些未被言说和未被分享的领域中。”[6] (p. 14)“共同体无法被完全实现”意味着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种共同体(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其他形式的集体)都无法达到完美或完整的状态。这种共同体的构想往往存在于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中，而在现实中则常常面临分歧、冲突和无法完全共享的经验。“布朗肖所阐释的‘不可言明的共同体’，成为理解上述对话的一个关键切口。共同体之所以是不可言明的，是因为每当我们谈论共同体时，都能感受到一种言不尽意的无奈。言语很容易沦为权力的工具，只有以片段形式出现的言语才能避开系统性的暴力。”[2] (p. 102)在面对权力结构时，利用非主流、断裂的表达方式，反而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共同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方式避免了将共同体简化为某种单一的、权威的叙述，从而保留了多元的、个体的声音。

布朗肖继承了南希对传统共同体批判的核心思想，反对将共同体视为功能性实体或统一的整体。他同意南希“无为”的观点，即共同体不是为了某种明确的目标或功能而存在。然而，他进一步指出，共同体的本质并不只是“无为”，而在于其内在的“不可言明性”(unavowability)。这种不可言明性指的是共同体无法被完全定义或呈现，其核心在于断裂与不完整性。布朗肖与南希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共同体“未完成性”的看法。南希认为共同体是在个体之间有限性的显现中生成的，而布朗肖则强调，共同体始终以“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为前提。他在书中写道：“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其无法实现的特性；它总是处于延迟之中，总是支离破碎的。”[6] (p. 21)这种观点表明，共同体并非一种可以被实现的目标，而是一种永远处于生成状态的关系。

布朗肖认为，爱与死亡是共同体不可完成性的核心主题。在他看来，共同体的建立并非基于目的性，而是通过爱与死亡这两种极端体验连接个体。这种体验既揭示了共同体的可能性，也绽开了其根本的不

可能性。布朗肖在分析爱的本质时写道：“爱开启了一个空间，在那里他者被显现为一种无法被同化的独体，而非可以被占有的对象。” [6] (p. 35)爱在共同体中不是一种占有或融合的关系，而是一种对他者的开放与接纳。这种开放承认他者的不可化约性，正是这种不可化约性使共同体无法被完全整合。爱使个体之间产生联系，同时也保留了他们的差异，从而构成了一个永远未完成的共同体。死亡在布朗肖的理论中被视为共同体的另一关键维度。他指出：“在死亡中，我们邂逅了他者的绝对界限——一个我们无法逾越的界限，却正是它定义了共同体的存在空间。” [6] (p. 42)死亡不仅是个体的极限，也是共同体的界限。布朗肖认为，面对他者的死亡时，个体无法直接参与，但却通过见证死亡而与他者形成一种超越性的联系。这种联系揭示了共同体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使其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正如他所说：“他者的死亡是一个共享的事件，但却是一个无法被完全分享的事件。” [6] (p. 44)

3.2. 书写的实践意义：共同体的生成路径

书写作为共同体生成的核心路径，通过维系开放性与非工具化特质，不仅展现了个体间关系的动态性，还为现代社会重建真实联结提供了实践可能。布朗肖进一步提出，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秘密性(secretcy)与书写(writing)。他认为，共同体的核心在于一种无法完全显露的秘密，而书写是揭示这一秘密的重要路径。布朗肖将共同体的不可言明性与秘密性联系在一起。他在书中指出：“共同体的基础并不在于被言说或分享的内容，而在于那些未被言说的事物，以及每个人所持有并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秘密。” [6] (p. 53)这种秘密并非某种隐瞒的信息，而是指共同体的内在不确定性和无法完全揭示的本质。布朗肖强调，共同体并不依赖明确的规则或统一的目标，而是在每个个体对秘密的保留与共存中显现。这种秘密性保护了共同体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使其不被任何单一的定义所束缚。布朗肖将书写视为共同体存在的一种可能形式。他写道：“书写是共同体得以可能的空间，它并非通过揭示其秘密，而是通过维持其开放性与延异性来实现。” [6] (p. 60)书写在布朗肖的理论中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揭示与隐藏并存的实践。通过书写，个体既可以表达自身的有限性，又可以为他者留出开放的空间。书写使共同体成为一个永远开放的对话过程，在不断延迟与生成中维持其活力。布朗肖还指出，书写与共同体的秘密性是互为条件的：“书写的行为使秘密得以存续，不是通过揭露它，而是通过让它在共享的沉默中产生共鸣。” [6] (p. 62)

这种观点表明，共同体的本质在于一种无法穷尽的生成，而书写正是维系这种生成的重要方式。布朗肖通过分析爱与死亡的极端体验，以及秘密性与书写的实践意义，进一步深化了共同体理论。他批判性地继承了南希的思想，强调共同体的不可完成性与不可言明性，并指出书写是实现共同体的一种可能路径。”因此，尽管布朗肖也认为书写必然形而上地杀死被言说主体以换取概念的普遍性——语言的否定功能，但与黑格尔不同，布朗肖视书写为纯粹的、非辩证的绝对否定性。它不参与世界的构建，是对图像的着迷，是对无穷再现的沉溺，它无法完成否定的结果——死亡，因而沦为无尽的垂死。这一理论不仅拓展了共同体的哲学内涵，还为现代社会重新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伦理和实践启示。

4. 书写作为共同体的可能性

书写在南希与布朗肖的共同体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是理解共同体实践的关键路径。以下从两位理论家的理论交汇点、书写在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以及现代社会的实践意义三方面展开论述，并最终总结书写共同体的开放可能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4.1. 理论交汇点：书写的伦理与哲学意义

南希与布朗肖的理论交汇点在于书写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南希与布朗肖的共同体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在书写作为共同体实践的探讨上具有重要的交汇点。南希在《无为的共同体》中指出，

书写是主体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一种体现，而这种关系是开放和非排他的。他在书中写道：“书写将我们绽开于他者面前，这并非一种占有的行为，而是一种无需占有的分享行为。” [4] (p. 45) 书写在伦理上体现了一种非工具化的关系，它拒绝对他者的占有或同化，而是通过显现和绽开创造联系。布朗肖在《不可言明的共同体》中也强调，书写的伦理在于它允许他者的存在以其独特性显现，而不是被归纳为某种功能性整体。他认为：“书写尊重他者的秘密，保持一种既是距离又是亲近的空间。” [4] (p. 62) 这一观点表明，书写在共同体中并不是削弱个体的独立性，而是通过保持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建立一种伦理的联系。在政治层面，书写作为共同体的实践，挑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和统一性叙事。南希和布朗肖都强调，书写可以打破共同体的封闭性，使其成为一种开放的过程。南希认为：“共同体并不需要共享的身份认同；它需要的是共享的绽开，而书写使这种绽开得以显现。” [4] (p. 51) 布朗肖进一步指出，书写通过持续生成和延迟(deferral)打破了权力中心化的可能性，使共同体成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多维度的存在形式。他写道：“书写创造了一个推迟权力的空间，并在共同体的未完成性中维持其可能性。” [4] (p. 70) 因此，书写不仅是一种哲学上的实践，也是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一种批判与超越。书写在南希与布朗肖的理论中，被视为共同体实践的核心方式，因其能够避免共同体的工具化和封闭性。书写的过程不是为了达到某种具体的目的，而是在个体之间建立一种显现的关系。南希指出：“书写并非意义的生产；它是对‘共同存在’的显现。” [4] (p. 48) 布朗肖则认为，书写通过不断的生成和变化，为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动态的联系。他强调：“书写的行为使共同体保持开放，拒绝封闭或终结。” [4] (p. 59) 通过这种动态生成，书写避免了共同体因目标化而走向封闭，从而保持了共同体的开放性。书写的非工具化特质在于它尊重个体间的差异性，而不是试图整合个体为一个统一体。布朗肖在分析书写与共同体的关系时写道：“书写并不追求统一；它揭示并保留差异。” [4] (p. 63) 这种非占有性的特质使得书写成为共同体实践的一种伦理选择，它避免了权力和功能的介入，而是通过对差异的尊重建立联系。

4.2. 书写在共同体构建中的核心作用

书写通过其非工具化和开放性的特质，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维系共同体的动态生成与持续性发展。在现代社会中，个体正承受着技术化与孤立化的双重压力。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虽然带来了便利的沟通手段，却使人际关系变得愈发抽象化和功能化，削弱了人与人之间深层的情感纽带。书写作为一种共同体实践，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反思，更在现实中为重建真实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技术化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逐渐稀薄化。网络通信的迅捷使交流趋于表面化，人们更多关注信息的效率而忽略了情感的深度。这种状况下，个体容易陷入孤立的境地。布朗肖的理论特别强调书写对抗这种孤立化的潜力。他指出：“在书写中，他者的独特性得以呈现，从而对抗现代交流的抽象化倾向。” [6] (p. 71)

书写是一种对具体关系的关注。它将抽象化的沟通转换为一种“在场的绽开”，让个体与他者的独特性在接触中显现。通过书写，个体能够重新体验到与他者的真实接触，从而抵御现代社会中的孤独感。技术化的社会有着将一切关系工具化的趋势，即通过技术手段将人际关系简化为满足特定目标的手段。人际交往因此逐渐失去了它的内在价值，变成了一种交换关系。然而，书写通过其非工具化的特性，能够有效抵御这种趋势。如南希在《无为的共同体》中强调：“书写通过同时保留个体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抵抗关系的技术化。” [4] (p. 54) 书写拒绝被纳入技术化的逻辑，它不以效率和目标为导向，而是通过承认和维护个体间的差异性与独特性，构建一种真实而丰富的关系。通过书写，个体在相遇中既可以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又能够与他者建立深刻的联系。这种特性使书写成为技术化社会中的一种伦理抗争。

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化不仅影响个人关系，还深刻地塑造了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技术的扩张往往与中心化和控制性力量相结合，而书写的非功能性和开放性具有去中心化的潜力。布朗肖认为：

“书写创造了一个推迟权力的空间，并在共同体的未完成性中维持其可能性。”[4] (p. 70) 书写通过其“延异性”(deferral)和“未完成性”，挑战了现代社会中由技术驱动的中心化权力结构。它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路径，使个体和共同体能够在开放的过程中不断生成与变化。这种对抗技术化权力的实践，不仅具有伦理意义，也蕴含深刻的政治潜能。

4.3. 书写共同体的实践意义与未来方向

书写共同体在应对现代社会技术化与孤立化挑战中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并为多元文化共存和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研究方向。通过“非功效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南希和布朗肖展现了共同体理论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潜在可能性。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对传统共同体形式的批判上，还在于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共同体构想，这种构想打破了功利主义与目的论的约束，强调共存与在场的开放性。在这种开放性中，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得以被尊重，同时又在共享的有限性中建立起相互的联系。

他们的理论也深刻地呼应了后现代社会的挑战，尤其是面对全球化、技术化和孤立化引发的人类关系疏离问题。他提出的“非功效的共同体”概念，不仅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更是对共同体在伦理、政治和存在层面上的重新定义。这种共同体并不以统一性或完成性为目标，而是通过承认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和有限性，持续地生成一种动态的关系网络。

与此同时，书写的共同体理论也启发了西方激进左翼的许多实践探索。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支持多样性和复杂性共存的共同体形式，从抗议运动到环境保护，再到性别平权的实践，都可以在南希的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这种共同体形式拒绝等级化、中心化的结构，转而拥抱一种去中心化的多元共存，以应对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不断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南希的“非功效的共同体”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辨，也是一种行动指南，为后现代社会中重建人类关系、应对普遍焦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这点上，他为共同体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体现了哲学在社会转型期对人类关怀和伦理责任的回应。而“最终，布朗肖将主体从传统形而上的叙事话语中彻底剥离，将其缩减为一种无法定义的中性之物，锚定于存在之外：语言消解主体，但中性的显现——灾异却将我们最终连接在一起。”[7]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中，主体通常被视为一个明确的、自我决定的存在，具备清晰的身份和意义。而布朗肖试图剥离这种固定的、自我中心的观念，将主体视为一个“无法定义的中性之物”，这意味着主体的身份和意义是流动、开放和不确定的。而布朗肖提出的“中性的显现——灾异”指向一种通过共同的灾难、人类的脆弱和不确定性来连接彼此的可能性。在经历灾难、危机或困境时，个体的身份和差异变得次要，大家都共享了一种共同的人类境况和经验。这种“灾异”成为连接彼此的纽带，反而让我们意识到在主体性背后潜藏的共性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然而，南希的“非功效的共同体”理论强调共同体的非功利性和自由性，试图在后现代背景下重建人类之间的联系。然而，这种对“非功效”的理想化设想可能忽视了现实社会中人类关系的复杂性和功利性需求。在许多情况下，个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经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选择。将共同体理想化为一种非功利的存在，可能导致对深层社会矛盾和权力不平衡的回避，无法有效地触及需要改变的现实困境。其次，布朗肖对主体的理解，尤其是将主体视为“无法定义的中性之物”，虽是一种颠覆性的想法，但同时也有其限制。在此视角下，主体的可塑性和流动性被过分强调，可能会导致对身份的否定甚至忽视。实际生活中，个人的身份与经历往往是复杂的，由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共同塑造的。将主体简化为中性化的存在，可能会削弱对个体经历的重视，造成对不同声音的压制。这种“去身份化”的趋势，可能使个体在共同体中失去归属感与认同感。最后，南希和布朗肖都强调在后现代背景下重建人类关系的重要性，但在此过程中，如何实现真正的交流与沟通、建构包容而有意义的共同体，仍然是一个需要被认真思考的问题。单纯依赖“非功效”或“灾异”的概念，

无法完全解决现实中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张力和矛盾，因此必须在理论框架之外，寻求更为有效的实践路径，以应对当今社会的复杂性与挑战。但，他们的书写共同体理论对于传统共同体理论的批评仍旧具有巨大价值，给予我们丰富的讨论空间。

南希与布朗肖的共同体理论表明，书写不仅是共同体的核心实践路径，也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可以完成或被定义的实体，而是在有限性与绽开中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书写通过其非功能化、非占有性的特质，保持了共同体的开放性，并为个体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新的可能。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共同体理论与当代社会运动相结合，探索书写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应对全球化、孤立化和技术化的挑战。例如，可以研究书写在环境运动、性别平等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它如何为社会正义提供新的可能性。正如布朗肖所说：“不可言明的共同体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它在当下的斗争与追求中找到共鸣。” [6] (p. 73)南希与布朗肖的理论为当代社会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洞见，同时也为社会变革开辟了新的可能性。通过书写，共同体理论不仅能重塑个体间的联系，还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伦理和政治功能。

5. 结语

通过对让-吕克·南希与莫里斯·布朗肖书写共同体理论的分析，本文探讨了这一理论对传统共同体概念的批判性重构以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实践意义。南希强调“无为的共同体”通过有限性与绽开的显现重新定义了共同体的可能性，而布朗肖则通过“不可言明性”与“书写”进一步深化了共同体的生成性与开放性。这种理论不仅为哲学思辨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当下技术化与孤立化趋势下的人际关系重建提供了深刻的伦理启示。书写作为一种非工具化的共同体实践，能够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结。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这一理论与社会实际，探索其在全球化、技术化挑战中的应用，为重建开放、动态的共同体提供可能路径。这些反思和实践不仅回应了哲学对现代社会的关怀，也为人类共同体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

参考文献

- [1] 麦文隽. 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共同体”话语探析[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1): 194-201.
- [2] 谢超逸. 书文的共同体主义——论布朗肖和南希对共同体的文学化想象[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2(2): 97-104.
- [3] 苏林. 从“激情”到交流: 论巴塔耶的文学观[J]. 文艺研究, 2024(6): 42-55.
- [4] Nancy, J.L. (1991)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5] 池忠军. 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及其当代性[J]. 学海, 2009(5): 41-47.
- [6] Blanchot, M. (1988) *The Unavowable Community*. Station Hill.
- [7] 吴博. 主体的失去与不可言明的共同体——论布朗肖的语言观与主体思想[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3(5): 152-158.